

有時候，我真的很羨慕你，羨慕那種追求夢想不顧一切的決心，羨慕那種義無反顧勇往直前的勇氣，但是，我卻不會告訴你……

那個週末，你突如其來的出現，翻動了蟄伏多年的悸動。看著你自豪的神情，與滿心富足的傲氣，有誰會批評你的衝動？又有誰會知道你放蕩不羈的過去？若非如此，我又如何能從當年心滿缺憾的你，看見如今盈滿的神情？

兩年前的夏末，當我們一伙人站在山邊，面著大海撕碎桎梏3年的課本時，你一聲的怒吼，揚起了我們鬱積3年的壓抑；此起彼落的狂嘯中，余謙哭了，語杰哭了，我哭了，你也默然落著淚水。

「我好累，我不想再繼續這樣受人擺佈的生活了！」你突然開了口。

「甚麼意思？」我問。

「我想開始自己的生活，我想開著車，載著自己的夢想，好好地在往後的每一個日子裡享受生命。」

「是啊！我也想這麼做。」我將厚厚一疊的單字本再給撕得更碎，用力拋向山邊，「好不容易脫離了高中的枷鎖，我要開始揮霍大學的青春，開始過去所不敢做、不能做的一切禁忌！」

「不是這樣的！」

你激動的語氣驚嚇了大伙。

「我要的自己，不是另一個校園，不是另一個看不見的高牆，我想要的是，是自主的未來！」說罷，你將志願表也一併撕個粉碎，使勁地扔向山間去。

「你瘋啦你！」我抓住你的手，「你知道你在做甚麼？」

「我知道！我當然知道！」你的口氣中帶著很深的悲苦，「這是我這一輩子最清醒的時候，我求求你們不要勸我，不要再把我拉回那個模糊不明的界線了！」

你的神情透露著滿腹悲悽的哀傷，哭泣的聲音，卻一直緊閉在自己的喉頭。只能抱著頭蹲坐在欄架上，悶聲地語噎著，一動不動。

「還記得我當初換的那幾板棍子嗎？」你煮了咖啡給我。

「呵呵，一輩子都忘不了！」我笑著回答。

「是啊，當時真的好疼！」你停下了攪拌匙，喃喃自語著：「真的好疼，好疼……」

那一天的場景，我想，我們永遠都忘不了。

那天下午，你跪倒在家族的祠堂前，父親指著靈龕上的牌位，將一棒棒的棍擊，一聲聲清澈地響落在你血肉模糊的背膛上；大伙站在一旁，悲憤地為你心疼，也為伯父伯母的傷心而不捨。但你始終不發一語，直至竹棒斷裂的那一刻，你顫顫地站起身，向父母默默地叩頭，微顫地說了句感謝父母多年養育之恩。說罷，便頭也不回地拔身奔離，留下的，不單是我們一陣難以

面對的驚愕，也留下了祠堂上那條碎裂的竹棒，父親的嘶啞，以及母親無止盡的淚水……

幾個月後，從旁人的耳傳中，得知了你的消息，說你駕著一輛新穎的咖啡車，奔馳在東海岸的山谷野間。那時，我內心的一個懸念終於有了著落；為你的理想而欣慰，也為你的自由而欣羨。但，我們卻始終瞞著一件事！

瞞著你，是因聯絡不到你；瞞著你，是因為不知該如何告訴你？於是，就這麼自然地，讓這件事慢慢陷落

在每個朋友的記憶中，慢慢被時間的潮流沖刷在模糊的回憶裡……

你翻起車箱上的遮陽蓋，打開蒸濾器，舀上幾匙剛磨碎了的咖啡粉，細膩地倒入濾紙中。燒滾了一只銅壺，將壺裡的熱水緩緩倒入濾器裡，滴漏出一杯濃郁的咖啡。

「試試吧！」你遞了杯給我，「這是在我中橫那兒找到的豆子，是一個很老的神父種的，聽說是台灣目前最古老的咖啡樹，產量很少，我也很少煮，你試試這味道合不合適？」

我輕輕啜了一口，有種很熟悉的口感在喉嚨裡蔓延，微微的苦澀，卻又帶點小麥的香氣。

「去年同學會聽人說你在東岸，日子過得如何？」我突然開口問道。

「很自在！」你頓了下，偏著頭注視著我，用種自傲的眼神對著我說：「感覺比以前自由多了！」

「真的自由？還是假裝很自由？」

「媽的！真的甚麼都瞞不過你。」你笑了笑，神情一下子變得很詭譎，「剛開始的時候生活真的很苦，有點想回家去過著以前那種舒服的日子，但是我不甘心，我好不容易從教本裡的日子逃出來，說甚麼也不想再回去了。」

「那這次怎麼會回來找我？有甚麼事放不下嗎？」

「放不下的太多了，回來找你們只是突發奇想，想知道你們幾個這幾年過得怎樣？所以打算從北到南跑一遍，剛好你就是第一個。」

你開心地暢談你這兩年來的歷程，爽朗的語音中帶著些蒼老的記憶，有一段時間，我突然發現你距離我好遠，感覺，你的經歷盡是我無法想像的圖像，充滿著模糊、且無比的陌生。

「你知道嗎？」我放下杯子，「這杯咖啡你煮錯人了！」

「甚麼意思？」你愣

文／瓦希里
圖／凌綺



了下。

「這杯咖啡，不應該是由我第一個品嚐的，對吧？」我頓了頓，「或者我該說，這不是為我煮的。」

「你感覺得到嗎？」

「很強烈！」我

心裡突

然回想

起那件

深埋已

久的往

事，「

我早該要告訴你的，其實……」

「我知道了！」你打斷了我的話，「我去年回家裡看過了，也上過香了。」

我點點頭，看著他的眼角中，明顯抖動著閃爍的淚珠。

「太晚了，一切都太晚了！」他伸手抹去雙頰的淚痕，深深地呼了口氣，「現在一切全都太晚了……」

「下個月回家一趟吧，幫你媽煮一杯，她一定會嚐到這味道的！」

「我會的！」他語氣執著地說道，「我一定會讓她媽知道的……」

在最後的幾段話後，我們不知道相互沉默了有多久時間？只是，從他哭紅的雙眼裡，我看到的不僅是傷心，卻有著更多的悲恨；但我始終明白……他不曾後悔過當初毅然的決定！

昏迷的餘暉，在我們彼此的注視中，已不知不覺地為淡水河口畫上一筆暗紅色的淺淺波紋。看著他歡愉地駕著咖啡車離去，我的記憶，卻仍停滯在兩年前祠堂裡那場紛爭中，他那雙堅定的眼神！

或許，他是該知道的！

或許，我是該告訴他的！

告訴他，他母親最後要我轉告的一句話：「媽媽永遠願意支持你……」

高空 不彈跳

◎英文碩二蘇如美

悲傷的鳥在某一個早晨
聲音再也無法被正確指出 於五線譜上
混濁的瞳透出蒼白 下場淒涼
脫去的衣裳化作五月的雪 蓋住慾望

她說

加百列先帶領我們進入天堂
之後 再於一萬英呎之雲迷霧中 重重把我們拋回塵世間上

寫她・聽她

◎星辰

要如何用文字形容這樣一個女子，詞窮。
要如何聽見這樣一個女子的心底話，無心。

她是一個謎樣的女子，是黑暗中的影子，黑暗到不能有光明的一傾。
轉彎的崎嶇中，踩入了更深的憂傷。似乎，不再如我想像。
這一路上，循著自己的想像而行走，沒有人，在伸手不見五指中。

意外，得知她的消息，一點也不令人訝異，無聲無息的繼續走著。
繼續，似乎，害怕看到更遠的地方，她，一個女子，被荆棘絆住。
暗泣的哽咽，變成一種反諷。

◎小說極短篇

期末

◎IKINO

他正努力地背誦傅立葉公式，閉著眼睛，汗涔涔地試著把那串符號塞進腦子裡。

可他怎樣都記不長久，5分鐘之後他發現自己的記憶塊潔白如新生兒。「可惡。」他的雙手不停地摩擦腿側，咬著乾澀已破的下唇，想靠唾液來濕潤，卻只上幾口痰而已。「呸。」

拿出一張白紙，他整頓好心情，把傅立葉公式完完整整地、緩慢地、像是當年刻著盧溝橋石獅的工匠一樣，一筆一劃扎實寫在紙上。

月光逐漸黯淡，暗紫的天色代表晨曦即至。

沒時間，期末的測驗要開始了。

他按摩著太陽穴，傅立葉畢竟還是忘記。終究是要放棄的啊。他安慰自己。大限已到，這是老天的指示，你該好好休息，都已經活了那麼久啦，該離開這個世界了。

一切都開始於他在35歲那年決定讓自己成為第一批接受複製器官移植的意願者。因為他有挑戰永生的欲望。

所謂複製器官移植，指的是定期追蹤意願者的各器官狀況，有任何病變或衰退即刻進行更新。意願者雖然受惠，但也可說是一群供複製器官實驗用的白鼠。這計畫十分成功，接受實驗者高達90%存活下來。接著全球強國都進行這項新技術。不過因人類大腦有技術上的限制，至今仍遲遲無法複製成功。

但之後該計畫所造成的地球人口過剩，影響全球強國甚鉅。在太空殖民地仍未平民化之前，各強國達成共識，因複製器官之便而活超過兩百歲者，每年定期接受兩次考試；不合格者，唯一死刑。這可以視為，永生的門檻吧。

今年，他兩百零一歲。這是祂首屆未考。



攝影／陳光熹



【記者陳泊村專訪／攝影】初見到林中斌博士，溫文儒雅的氣質，帶點腼腆的笑容，就了解他先前被媒體稱為國防部「文人副部長」的原因。他研究軍事，但他愛看電影、聽古典音樂，甚至自己作曲；他寫兩岸戰略關係的文章，卻也寫詩、攝影。

林中斌10年前才從美國回到台灣，先後擔任陸委會第一副主任兼發言人、國安會議諮詢委員、國防部副部長。去年離開公職後，林中斌目前是本校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教授，並擔任中華奧委會執行長。

大學聯考時，林中斌的第一志願是台大物理系，但後來考上的卻是第2志願台大地質系，隨後赴美就讀保齡綠大學地質碩士，以及洛杉磯加州大學企管碩士。這一年去美國，轉眼就是29年。從地質的領域轉到企管，林中斌其實對企管較無興趣，當初是同學鼓勵他去讀讀看，而他走進企管的領域，除了解企業運作，也體認到經濟力量的龐大。研究所期間，擁有地質、企管雙碩士背景的他，服務於美加礦業及財務企業長達12年，

即使人生的道路上充滿變化 林中斌仍堅持追尋兒時夢想

更於1974年發現美國大拿州靜水白金礦第一個露頭。

37歲，已經是許多人成家立業，甚至有好幾個小孩的人生階段，當時還單身的林中斌決定去完成他的夢想——赴喬治城大學就讀政治系國際關係碩士及博士。政治是他兒時的夢想，但當時的觀念都是認為學理工才會有好出路，因此選擇了地質系。可是他對於政治的熱愛始終未減，所以決定再回學校讀書。從林中斌的求學過程可以看見，人生往往充滿變化，即使不是自己的第1志願，也能有傑出的表現。他建議同學們不要怕看英文，多看英文可增加很多助益。他自己常常帶著字典在身上，他鼓勵大家：「每個人都會遇到這個階段的。」

由於本身是興趣很廣泛的人，所以他建議同學除了專業技術以外，要有廣泛的興趣。「人生都會有挫折，靠著興趣可以度過困難」，他同時認為，興趣可讓一個人變有趣，人緣也會因此更好。他舉了一些歷史人物為例。在畫作上，高更是比較好的，但梵谷有悲慘身世的背景，因此畫出的作品比高更還能感動人；文學家朱熹打過仗，王陽明當過國防部長，因此有這些經歷，在文字上較能給讀者不同感受。

說到興趣，林中斌興致勃勃的拿出他的一些作品。他早在1977年就連續獲得紐約全美工業休閒協會人物組首獎，以及美國科羅拉多州攝影協會首獎。因此他前年底舉辦了「最遠的探險：內心之旅」攝影展，將他以往的一些作品展覽，呈現自己的内心世界。擔任陸委會第一副主任時，在

情簡單，比較不喜歡。」結婚以來，林中斌跟妻子幾乎每年都會挑選一張夫妻出遊的照片，以及撰寫一張夫妻間重要的紀錄，逢年過節時發給朋友，敬祝佳節愉快。

他常常在報上撰文預測國際情勢及兩岸事務。在反分裂法通過後，他即預測北京會積極推出對台柔性攻勢，而最近連宋兩位在野黨的黨主席相繼訪問大陸，對於出訪效應，林中斌提出解說：「好消息是兩岸打仗可能性降低；壞消息則是台灣的自主性降低，因為兩岸依存度提高。」他進一步分析，台灣有3個國家目標，政治尊嚴、經濟發展，以及軍事安全，重心順序排列的不同，將會決定台灣不同的未來。「這3者皆我國所欲，但有時魚、熊掌與燕窩不可兼得，孰先孰後，各有利弊。」但他指出，歐美先進國家的政治性都偏低，因為人民會把關心政治的時間，拿去做有意義的事情，因此他認為台灣是過度政治化了。

另外，他在去年美國大選前，大膽預言小布希會連任成功。他在中共16全召開之前，預言江澤民將卸任中共軍委主席職務。這些事情都一一發生了，這是來自於他對資訊的敏銳度，不時剪報蒐集資料，加以個人判斷，因此能對國際情勢作出諸多正確的判斷。

最近剛忙完在中國時報每週二的專欄，林中斌開始準備新書的發表。他偷偷透露，即將發行一本散文詩集，將他過去的文字作品、心情故事集結成冊出版，書名也是「最遠的探險：內心之旅」。他精采的人生之旅，也將持續進行著。

◎投稿請上淡江時報網頁<http://tkutimes.tku.edu.tw>點選線上投稿選項

校・園・臉・譜

外語系系列



攝影／林建暉

遠離塵囂來到純樸的淡水 上原一明喜歡這裡的生活

我是中文系博士班二年級的上原一明（Uehara Kazuaki），來自日本沖繩縣（琉球），大學畢業後在東京藝術大學唸研究所，取得碩士學位，目前也是通識與核心課程組兼任講師，開設「雕塑藝術技法與欣賞」課程，過去曾擔任文鑑藝術中心駐校藝術家，開過兩次個人展覽及多次的聯展，「如果大家仔細看，會發現在淡水渡船頭也有我的石雕作品喔！」

10年前隨團到台灣旅遊，對於台灣政治、經濟的發展感到訝異，加上琉球與台灣有相似的歷史背景，因此想進一步研究兩地間的歷史與文化，而且在東京藝大求學期間，發現東京繁忙繁湊的生活步調，實在不適合我這個出身純樸鄉間的人，跟歐美比較起來，台灣與琉球的距離又更近了，所以我決定攜家帶眷來台灣，現在家裡有賢慧的妻子幫忙打